

在
軒
集

卷一

一

二

在軒集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部
別集類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費廷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在軒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在軒集一卷宋黃公紹撰公紹字

直翁昭武人宋咸淳元年進士集中樵川新
驛記稱至元二十三年是歲上距宋亡已十
年記中自稱曰民蓋入元未仕故仍標為宋
人焉公紹嘗取胡安國心要在腔子裏語名

所居曰在軒因以名集然所載僅文三十九篇詩餘二十八首其文三十九篇之中為儒言者六篇而為佛氏疏榜之語者乃三十三篇殆原本散逸後人掇拾遺稿以僧徒重其筆墨藏棄為榮故所收特多歟考厲鶚宋詩紀事撫採最博而求公紹一詩不可得僅以西湖棹歌十首介于詩詞之間者當之知鶚所見亦此本別無全集矣公紹嘗作古今韻會

有名于世然原本久已散佚今傳者乃熊忠
舉要已非復公紹之原本真出公紹手者惟
此一卷耳宋人遺集不傳者多公紹在當時
為耆宿雖殘編猶可寶也書在軒銘後一篇
記詞曰以下乃其友莫昇之文意當時手迹
必併載於末故其文義相屬亦仍併錄之存
其舊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在軒集

詩集大成序

宋 黃公紹 撰

大雅正聲寥寥不響浮文破典斐爾為曹詩道之孤也
何為而然哉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塗謳巷詠皆政化之
律呂風戾月謠俱禮義之矩矱蓋成童以上靡人不學
靡學非誦所以笙鏞人耳索綸人心至熟也詩之教也

不亦大乎王迹既熄聖手絕刪人心之詩與世俱變然而世有汙隆學有粗密詩之興也必法度之森嚴詩之微也亦繩墨之改錯代之君子可以觀矣夫詩一而已而體異焉其間體同而病異于是乎對同有法事同而詞異于是乎區別有類本同而流異于是乎繼承有派善言詩者廢一不可鍾嶸發微於詩品王粲得間於詩律皎然以詩式同契元實以詩眼窺竒顧陶類選千首鋪其茶張為作圖五層尋其緒盛唐而降詩評詩話之

且千近世所傳詩統詩憲之有二能言之類至此極矣
獨未有會而一之者此詩集大成之所以作也詩之初
生三言以萌詩之既生是不一名作詩格作者之則析
律用章匪規匪矩而圓而方作詩法事有萬殊言豈一
致爰自詞令至於道學作詩類伊祁迄今垂三千年作
者其誰沿波討源作詩派總凡為門三十有四竒搜傑
取靡不畢載劉中山有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
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樂同古今調殊而
理

契達於詩者能之工生于才達生于明於工者還相為
用而詩道備矣若今之集原意以會景推體以合調其
可謂備者與詩之難言也甚矣春秋之世不言作詩惟
言歌詩歌詩不類貽譏與國匪直作詩之難而誦詩之
為不易矣今是集也將使天下才筆之流一之乎斯詩
彼稷之穗方永慨於王風何草不黃又增傷於變雅望
古人而不見玩古禮而有思讀是詩者能勿感乎而豈
曰模擬樂府捋扯西崑也哉抑陸機嘗謂執斧伐柯能

取則不遠隨手之變亦難以辭逮是在乎讀之何如耳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願以此與學士大夫共之
集之者鄱陽徐君文序之者樵黃某刻之者建劉某

張治中德充字說

治中張公名煜字公明為其文之著也以告在軒黃某
易之惟古者冠而字朋友事也某民耳則奚其敢然鄭
人之頌子產亟稱其字卑不嫌於字尊也請以德充為
字而申其說於文煜之字從火從日從立太玄經云日

昱乎晝月昱乎夜月受日之光者也故言天下之至明者惟日為太陽而火焉則日中輝光之所發也是以陽燧取之說文日實也天之行也惟日最健惟其實之所充故無之焉而不然君子之德與日參光外之發者非中之積也乎易曰剛健篤實而有輝光日新其德孟子曰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張公之德篤實而有輝光則其明也孰禦為北方之焔焔者必公也夫

姚曾吾字後語

平山姚仲一長子忠余一見知其性質純敏拱手問所
疑疊疊不少置又知其學力所詣不淺也叩其傳則學
於四如翁信哉淵源之有自矣一日出字說示余則翁
實命之曾吾莆福諸先輩又為之交相贊勉大抵繇吾
身三省之忠信以達乎吾道一貫之忠恕其說備矣余
復何言余詢之曾吾曰學有體斯有用有盡已之忠斯有
推已之恕矣與人謀與人交亦推已之一事也子朱子
集註乃言曰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

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先儒固言無忠做恕不成忠信二字亦然如朱子之言則曾子之學不求之體而先求之用天下固有無體之用乎曾吾莫之對遂又詰之曰忠恕一貫無二道也生熟之不同耳忠也一也皆體也恕也貫也皆用也然則未有此一而遽欲從事乎貫可不可乎曾吾若有疑焉遂又告之曰曾子得力處在大學後兩章始言恕用非所先也誠意正心忠之道也先之以格物致知講明此道也繼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推